



不是天子会 是天马会

◎刘景云

最近在上海图书馆淮海路馆举办了题为“海上食韵——文献中的近代上海饮食”的小型展览，本次展览以馆藏近代图书、期刊、报纸、照片、年画等珍贵的一手文献为基础，以“乡味”“洋味”“市味”“雅味”为脉络，通过饮食文化的变迁，折射近代城市上海的嬗变。我作为展览策划人之一，也吸取其他同事的意见与建议，将一些与美食关系不那么密切的营养学、食品工业等内容纳入其中；试图挖掘近代上海来自五湖四海的乡味、开埠后中西碰撞交融的洋味、不放弃市井喧嚣的街头味，以及文人雅士的宴饮时尚味，毕竟每一道食物的背后皆打上了文化的印记。

展览中的图片，有不少来自我和同事徐凡女士合著、2024年8月出版的一本新书《海上食韵》，也有一些原本打算放入书中而因篇幅所限被删落的。其中包括一张释文为“天子会、于一枝香菜馆”的合影照，曾出现在拙文《1926年“天马会”公宴桥本关雪于韵籁家事钩沉》之中。那是2022年10月的一天，我从上海中国画院“钱瘦铁和他的朋友圈”书画展上见到的，应来自国画家姜丹书旧藏，因为照片四周有姜氏1948年追记的人名。由于之前对于这些人物有所研究，知道他们都是天马会成员，故释文中的“天子会”应改为“天马会”才对。

天马会的成立日期为1919年9月28日，当天的沪上大报《申报》《时报》均刊有“天马画会今日成立”“天马会今日开成立会”的短讯。创办成员均为上海美专的教师，可令人遗憾的是，创办者中的画家杨清馨或被印成杨清磬，或将磬字遗漏，以致时至今日还有人搞不清他的名字。

问题在于，那张合影的拍摄时间是哪天呢？其实也是不难查到的。巧的是，年份也同样是1926年。据1926年8月17日《民国日报》第2版报道《天马会常年大会纪》，该会于“昨日下午在四马路一枝香举行常年大会”，普通会员责任会员到会者有江小鹣、丁悚、王济远、张辰伯、杨清馨、谢公展、钱瘦铁、戈公振、朱屺瞻、姜丹书等数十人，而这十位刚好出现在那张合影里，只是少了徐心芹和滕固。

常会提议及表决事项除了确定10月10日在沪举行第八届美术展览会、修订会章，设立宣传部、研究部、展览部、事务部，组织各种委员会外，还打算筹集基金、讨论国际交换艺术活动，电话联络北京金拱北，宣示此次在东京与日当局如何接洽等。江小鹣还提议本届展览会增设工艺美术部，以期将纯粹艺术与应用艺术融会贯通。

当天晚间还举行了叙餐会，由时报图画周刊部的摄影记者到场摄影，于是那张集体照便这样产生了。



中国记事:1912—1928

王笛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还原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的历史场景，深入讨论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收回山东权益的艰难过程，观察美日博弈如何影响中国命运。讲述来华的外交官、记者、作家、学者、旅行者的曲折经历和精彩故事。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中国，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许多特写镜头。

郭实猎与“开放中国”

李晓哲
中华书局

普鲁士人郭实猎是后人理解19世纪上半叶中西碰撞过程的关键线。他于19世纪30年代初最先突破清政府海禁，又在之后一直扮演着鸦片商人、英国商务监督、侵华英军及港英政府的翻译、参谋、情报官、殖民官员和传教士等多重角色。他以多国语言撰写论文和游记，极富影响。

逸出局部:艺术史六题

谷卿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全书以《西湖柳艇图》、《万柳堂雅集》、石濂大山自画像、王国维的金石观、马衡的石刻研究、齐白石的诗画等内容为切入点，穿梭于宋元明清及近现代历史时空，突破被图像与文字局限的所见世界，带领读者了解隐藏在艺术诸局部下的丰富世界和隐伏其中的文人艺术之精神脉络。

看见她们:ADHD女性的困境

[瑞典]洛塔·博里·斯科格隆
华夏出版社

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女性往往不被人们关注，她们的症状经常容易被社会忽视或合理化。作者将自己多年的ADHD治疗和评估经验，与她接诊的女性所提供的强有力的证词相结合，探讨了激素变化、情绪调节、执行功能、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工作和治疗等问题。

鲁迅《藤野先生》溯源

◎文从周

英国作家卢卡斯写过《兰姆传》，他本人的散文也承续了兰姆的传统，有“20世纪兰姆”之誉。卢卡斯散文的中译本已出版数种，最近的一册书名《东西世界漫游指南》。随手一翻，即翻到一篇《葬礼》。这是他的代表作，刘炳善和倪庆饩都译过此文。倪庆饩译有一册《卢卡斯散文选》，刘炳善仅仅选译了这么一篇。大概因为文章记叙的是莎学专家克莱喀的葬礼，此人曾致力于编纂莎士比亚词

典，刘炳善也编了一部《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所以有所共鸣吧。

夏目漱石散文集《永日小品》里也有一篇《克莱喀先生》，那是他在报刊上看到克莱喀逝世消息后写的回忆录。原来，夏目漱石留学英国期间一度是克莱喀的“入室弟子”，单独去他家中问学，按时付费。

鲁迅留学日本时就爱读夏目漱石的作品，后来还亲自翻译过《永日小品》里的两篇文章《挂幅》和《克莱



百封家书 传承家族教子之道

◎朱贊

今天惊奇地发现《母爱可依——写给中国年轻妈妈》这本书的作者老家竟然在南通！由此感到这本每晚陪伴我入眠的好书更加亲切。这激励我提笔写下内心的感受，分享给我身边仍在南通奋战的年轻妈妈们。

与温馨的封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文书名竟被翻译成“母爱的力量”，这让我非常好奇——中文是《母爱可依》，完全是温柔的调子，而温柔何以和力量共处？

《母爱可依》的前身曾在《北京晚报》专栏连载，是两个相隔万里的母亲百余次的通信，讲述的是她们的孩子在东西方不同环境里的成长故事，读者能体会挑战来袭之时两个妈妈的恐慌。

在新手妈妈们为如何培养孩子而焦虑万分的当下，这本书为年轻父母带来希望与安定，也为我们带来了培养孩子的新思路。

如何得到一个自信、智慧、友善、感恩的孩子？这个问题正是作者——两个年轻妈妈教养孩子的初衷，并激励着她们长达十余年的通信。表面写的是两个孩子的琐碎小事，但骨子里讲的却是如何在生活中嵌入有价值的教育。两个妈妈在推敲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会经常体悟父辈们对她们的影响，其中多次提及受到南通人精神的感召——让勇气和耐性并行！这不仅是作者一代人对家庭教育的领悟，更是上承先祖、下启后人的家风、家训的传承。勇气和耐性精神的植根，于孩子们将是受益终身的。正如作者所说，为了孩子能真正成人，我们竟然在举全家之力。

作者在前言中写道：让孩子接受教育的初心，是为让孩子在探索科学和学习艺术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未来。长辈最大的责任是保护和适时地挽救孩子那颗进取的心。书中还有一段话让我记忆深刻：家庭教育的本质是濡养人的涵养。“科学使人理性，艺术让人成为人”。成功的人生需以勇气和耐性为前提，成功的家庭教育也是如此。



喀先生》，收录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其散文集《朝花夕拾》里《藤野先生》一文的写作灵感来源之一据说便是《克莱喀先生》。的确，无论是取材、视角、情节还是语调，二者都颇为神似。

从克莱喀到夏目漱石，再经过鲁迅到藤野，一名英国学究的影响竟然波及了一名日本医生。其间的潜在关联，犹如东西世界交流史上的“蝴蝶效应”。